



曹德谦 著

[第六版 插图本]

美国演义

中册

小说笔法，生动再现美利坚二百年风云变幻

史家气魄，全面书写亚美利加宏伟历史进程

国内 **第一部演义体** 美国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曹德谦 著



〔第六版 插图本〕

美国演义

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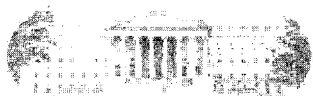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美国演义 ·

目 录

CONTENTS

[中 册]



- 第 81 回 真革命黑人夺权 假调和白宫袒右 /1
- 第 82 回 阿斯托定计招华工 华盛顿立法驱“黄祸” /6
- 第 83 回 旧金山光棍四结义 华盛顿美女两争风 /11
- 第 84 回 个人奋斗哲学发挥无遗 出人头地信念淋漓尽致 /15
- 第 85 回 破釜沉舟卡乃奇办钢 穷凶极恶安德鲁榨油 /19
- 第 86 回 假善人露血手 伪君子掩真情 /23
- 第 87 回 行诡计洛克菲勒施兼并 订密约石油大王谋独吞 /27
- 第 88 回 油王威逼孀妇 牧师甘作虎伥 /32
- 第 89 回 阿父欺儿儿欺父 新妇难夫夫难妇 /37
- 第 90 回 气高三丈比埃邦撞车 功亏一簣哈里曼败阵 /42
- 第 91 回 小汤姆忘我救雏儿 爱迪生专心取天火 /47
- 第 92 回 阿斯托夫人饮黄莲汤 布腊迪先生设风流宴 /52
- 第 93 回 一神独奏自由曲 万民齐唱奴隶歌 /57
- 第 94 回 天外天人间与地狱齐飞 楼内楼白昼共黑夜一色 /62
- 第 95 回 老编辑初试改良 大记者重蹈覆辙 /67
- 第 96 回 兴大厦农业奠地基 争高产斗士走天涯 /72

- 第 97 回 愤剪刀差农民组党 作进步状政客投机 /76
- 第 98 回 拼将七尺还天地 誓以碧血染红旗 /80
- 第 99 回 劳工振臂山摇地动 志士陈辞虎啸龙吟 /85
- 第 100 回 摩根座前谈法律 洛克幕后立条文 /91
- 第 101 回 文坛高手斥狗仔议员 幽默大师讽镀金时代 /97
- 第 102 回 坦慕尼厦称霸纽约 克利夫兰入主白宫 /102
- 第 103 回 普立策苦苦经营邮讯报 无冕王紧紧逼败布莱因 /107
- 第 104 回 施险计康克林失权 下毒手加菲尔丧命 /112
- 第 105 回 傀儡麦金莱登台 奸雄布赖恩败北 /117
- 第 106 回 马克·汉纳堵漏洞 约翰·比尔泄天机 /121
- 第 107 回 洋武训筹款办学 黑秀才募捐施教 /126
- 第 108 回 牧师宣进化道 教授传实用经 /130
- 第 109 回 龚泼斯定阶级合作调 祖师爷加劳工帝王冕 /135
- 第 110 回 经济危机劳工有感就业难 饥饿行军志士不怕旅途艰 /139
- 第 111 回 重盘剥普尔门建模范村 遭迫害德布斯进反省院 /143
- 第 112 回 赫斯特靠噱头立业 报大王以叫战发家 /148
- 第 113 回 求解放马蒂组革命党 行霸道华府制修正案 /152
- 第 114 回 干革命菲律宾英雄辈出 摘肥桃合众国诡计多端 /157
- 第 115 回 腊子口小将留芳 马里谷司令丧命 /162
- 第 116 回 八国联军侵华夏 一士挥椽斥豺狼 /167
- 第 117 回 各界精英声讨美帝 美国总统求助上帝 /171
- 第 118 回 麦金莱中弹命归黄泉 罗斯福得机官升一级 /177
- 第 119 回 耍大棒总统夺巴拿马 遭瘟疫华工死马塔秦 /183
- 第 120 回 为言论自由普立策不惜拼命 为新闻自由报大王宁可倾家 /187
- 第 121 回 曾少卿振臂抵美货 史密斯献策育洋绅 /192
- 第 122 回 狗相争辽东半岛借战场 虾起劲朴资茅斯拉和约 /196
- 第 123 回 罗斯福开创改革时代 胡博士膜拜税收制度 /200
- 第 124 回 布克·华盛顿赴御宴 威廉·杜波依反权威 /204
- 第 125 回 历史误会易卜生封左派 机缘成全斯谛芬举糞耙 /208
- 第 126 回 克劳克谈政党政治 斯谛芬论贪污舞弊 /214
- 第 127 回 遭揭露阿尔德里契丧胆 遇伏击花旗朱悝公归天 /218

- 第128回 斯谛芬桃源继产 鸡蛋头哈佛收徒 /223
- 第129回 小别尔历尽生活艰辛 大个子誓除人间不平 /227
- 第130回 亦武亦文西矿联扬威 同心同德海伍德困敌 /231
- 第131回 芝加哥群英聚会 爱达荷特务栽赃 /235
- 第132回 世产协征斯波坎 纺织工胜劳伦斯 /240
- 第133回 三角织厂活烧女工 田州煤矿生埋壮士 /243
- 第134回 龙虎斗塔夫特遇挫折 鹬蚌争威尔逊拣便宜 /247
- 第135回 百万富翁难找爱情对象 浪荡少女册封灵魂皇后 /253
- 第136回 闹革新校长二碰壁 争提名州长再“忘恩” /257
- 第137回 罗斯福倡新国家主义 西奥多留爱国者美名 /262
- 第138回 《讲道理报》散发南北 “红色专车”奔走西东 /267
- 第139回 威尔逊扮狼外婆 合众国侵墨西哥 /272
- 第140回 巴尔干小试刀枪 欧罗巴大打出手 /276
- 第141回 贪美丽威尔逊拒谏纳富孀 迷和平布赖恩含泪上辞呈 /280
- 第142回 威尔逊撕保证 德布斯坐班房 /285
- 第143回 平地起惊雷列宁建国 孤舟迎恶浪里德写书 /290
- 第144回 丘吉尔献策妄图扼“幼婴” 马萨里晋京诚心拉美援 /295
- 第145回 难倒书生法总理显威风 哀求总统意首相出洋相 /300
- 第146回 功亏一篑威尔逊饮恨 书成四卷豪伍斯诉情 /305
- 第147回 洋聂耳歌声震大地 勇希尔浩气贯长虹 /309
- 第148回 遭迫害远走莫斯科 读名著自批无政府 /316
- 第149回 小威廉初识人间罪恶 老琼斯盛赞劳工领袖 /320
- 第150回 福斯特创建屠宰工会 革命家终成共产党人 /324
- 第151回 沙可、樊赞蒂无端受害 尤金·德布斯仗义执言 /328
- 第152回 德布斯盖棺止步 斯谛芬临终入党 /332
- 第153回 福特倡效率至上论 亨利念蚊子赶快经 /337
- 第154回 总统偷情丧命 处长泄密陈尸 /343
- 第155回 检察长决意翻案 陶艾蒂无心漏底 /348
- 第156回 真勇士孤军御外侮 好男儿大义谏严亲 /352
- 第157回 紧握枪杆游击队却强敌 误信和谈桑地诺遭暗害 /356
- 第158回 大吹大擂胡佛总统上任 猛涨猛跌股票市场垮台 /360

- 第 159 回 凄凄惨惨胡佛下台 噼噼嚷嚷新政上市 /364
- 第 160 回 大办救济霍布金称挥金先生 小施恩惠罗斯福扮活命观音 /369
- 第 161 回 日军侵华蒋介石下令勿抵抗 满州建“国”史汀生倡议不承认 /373
- 第 162 回 观颜色希特勒进兵莱茵区 摸底细阿道夫席卷奥地利 /378
- 第 163 回 慕尼黑张伯伦引祸水 莫斯科斯大林筑挡墙 /382
- 第 164 回 力排众议罗斯福倡美苏建交 独具只眼戴维斯写内参报告 /387
- 第 165 回 悲剧重演波兰再度受分割 故事新编贝当旧地递降书 /392
- 第 166 回 丘吉尔求救罗斯福 霍布金奉遣唐宁街 /397
- 第 167 回 突然袭击希特勒兵临苏京 从容指挥斯大林检阅红场 /404
- 第 168 回 霍布金晋见斯大林 丘吉尔拜会罗斯福 /409
- 第 169 回 乔治马歇尔小憩马里兰 山本五十六大捷珍珠港 /413
- 第 170 回 菲律宾麦克阿瑟逃命 中途岛美国海军复仇 /420
- 第 171 回 丘吉尔拖延第二欧战场 朱可夫得胜斯大林格勒 /426
- 第 172 回 德黑兰三雄定决策 华盛顿一将让帅印 /431
- 第 173 回 外行领导内行巴鲁赫得心应手 系铃忽又解铃罗斯福妙语过关 /435
- 第 174 回 鞠躬尽瘁总统温泉传噩耗 高瞻远瞩主席窑洞电唁词 /441



真革命黑人夺权 假调和白宫袒右

南军濒临崩溃之际，南方的黑奴都纷纷起来造反。他们烧了地主老爷们的华丽住宅，运走了种子、农具和牲畜，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耕种。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和狗腿子们都纷纷逃到城里去，但城市的情况对他们也未见得美妙。

在黑人占优势的县份内，黑人推翻了旧有的统治机构，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夺了白人的权，组织了黑人的政府，治安权也掌握在黑人手里。以前，黑人进城是有很多限制的，譬如说，进城要验身份证啊，在太阳落山以后黑人不许进城啊，等等。现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挺着胸脯在大街上行走，他们看到狗腿子时不用再回避了，相反，狗腿子们看到他们却要躲避三分了。

这风声传到华盛顿就难免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曰好得很，一曰糟得很。曰糟得很的人指责说，“黑人骑到白人头上来了”，“自己名字也不会写的人搞什么选举”。有一位评论家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来论证黑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还没有自治的能力，必须对他们实行“训政”。曰好得很的人则认为，黑人翻身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应当予以支持。参议员台迪亚斯·史蒂文在国会中大声疾呼曰：“共和制度的各种机构，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教堂、自由的社交等等，怎么能够存在于一边让富人继续拥有2万英亩的庄园和华丽的宫殿，一边让穷人继续住在千疮百孔的小茅屋中那样的畸形社会中呢？假如要把南部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做到耕者有其田。我们必须先摧毁那些旧制度的基础，另建新基础，不然，我们所有的鲜血都是白流了。”

在舆论压力之下，国会不能不在法律上肯定了脱离奴籍的黑人的公民权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其内容如下：“无论任何州份，不能制定或施行任何足以缩小美国公民权益之法律；无论任何州份，未经适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无论任何州份，不得破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原则。”

台迪亚斯·史蒂文认为这条修正案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黑人问题，没有在实质上解决黑人的问题。他再一次具体提出，南部叛乱各州内超过200英亩的地主土地都应当一律没收，分配给黑人，让每一黑人得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史蒂文的提案在国会内引起了右派议员的极大恐慌，他们大肆叫骂，说史蒂文是一个过激分子。史蒂文回答道：“我的法案的确是革命的，它的用意本来就是革命，这或许会吓昏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震撼那些神经衰弱的人。但政治或道义方面的一切伟大改革从来都是要通过革命的办法才能实现的。”史蒂文所说的意志薄弱的人和神经衰弱的人中，有一个就是总统格兰特。他为了扑灭黑人的夺权火焰，以保护黑人权利为名，派出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下南方。

这些工作队员都是年轻小伙子，有干劲、有热情。格兰特政府骗他们说，他们是下去帮助黑人建立新生活的，他们信以为真，不加怀疑。但任何工作都是执行政策，格兰特的政策是妥协政策，这些小伙子，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也就必然要执行妥协政策。初到之时，南方地主们还没有摸清他们的底，看他们的样子能吃苦，行装简单，只带一条毛毯，因此地主老爷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裹毛毯的”。“裹毛毯的”秉承华盛顿政府的指示，把从前的黑奴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现在他们已解放了，要求他们在旧地方留下来，依旧工作，不要搞独立的政治活动。今后雇佣他们的种植园主将付他们工资，也就是说，在收获的时候，他们将分到一定比例的谷物。这样，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分谷制”。由种植园主以一间草屋、一定数量的田地、农具和肥料供给佃户，还租给他一头骡。分谷的佃户在付出劳动力以后，在收获的时候可以分到1/3的产物。在“分谷制”下，解放了的黑奴又重新陷入了二茬苦，他们往往债台高筑而沦为变相的奴隶，抵押于作为债主的种植园主或商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可以作为借贷(种子、工具、肥料等)的抵押品，所以只得以他们正在种植中的谷物作为抵押品，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丑恶的谷物留置制度。这种制度把佃农在谷物上的任何真正利益都剥夺尽了。一切利益都落入了债主之手，它阻止了农业的科学发展。

因为种植棉花看起来好像是最安全的投资路线，债权人便坚持他们的佃农不得种别的东西，只可种棉花，这样便阻碍了农产品的多样性，使南部实行了落后的单一农业经济制度。若以1900年的南部与1860年的南部相比，可以说在经济上更缺乏自给的能力，在不少地区，其农业产值实际上反低于内战前夕。

黑人们都感到，他们地位的改变，与其说是在实际方面，毋宁说是在法律方面。有些比较敢闯的便跑到北部去或跑到南部正兴起的工业城市去。但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务农。这样，他们的生活与战前大同小异。他们耕田，在白人的农场上摘棉。他们依旧住在东歪西倒的茅屋内，依旧吃着玉蜀黍和咸猪肉，依旧穿着褴褛的衬衫和褪了颜色的蓝斜纹布裤。他们不能投票选举，不能把子女送入白人的学校，不能在社会上提高地位。

更坏的是，那些带枪还乡的南军，组成了地主武装，用武力破坏了各地黑人政权，一时，整个南方陷入了恐怖统治。举个例子，1874年1月，亚拉巴马州的黑人代表大会曾发表这样一个呼吁书：

亚拉巴马州的黑人，由于最近增订到合众国宪法中的三条修正案的规定，已经获得解放，并且已经成为合众国的公民了。但我们在本州从来没有享受到我们那些政治上和民事上的权利，只有个别的人在个别的地区内曾经享受了一些不完全的权利，那算是例外。

自从我们获得选举权以来，在本州绝大部分地区，我们在选举中的投票权是被剥夺了的，被缩小了的，被弄得困难重重、行使起来是有危险的。那些政治敌人所用来进行破坏宪法权利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但主要是使用暴力。其方式有暗杀、私刑、恐吓、肆无忌惮的迫害和逮捕，以及解雇或威胁解雇和退租等等。

这些暴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致在每一次选举中，黑人的选票不是被压制了，就是在强迫手段下被送给了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本州许多地方存在着三K党的组织，这种团体主要是由过去南部邦联军队中的退伍军人组成

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军事组织。他们拥有10万以上备有武器的党羽。这个团体的政治目标就是要用恐怖和暴力方式，使合众国宪法中所规定的黑人公民权和选举权在实际上化为乌有。

凡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争端，凡系刑事案件，只要那里面的被告或被害者是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判。我们的生命、自由权、财产权都悬于陪审官的判语上，而这些陪审官都是由旧日的奴隶主组成的。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屑承认黑人是他们的同类，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天生的劣种，在法律上则是他们的活动财产。

请问，宪法上规定的我们的公民权利到底是真实的呢，抑或是虚假的？究竟我们在事实上成为自由人呢，还是只在名义上算是自由人？宪法的修正案到底是要付诸实施的呢，还仅仅是一纸空文？

我们向人民、向政府呼吁，把我们从这种水深火热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正是：

原盼兵分南北，

摒弃枷锁，

农奴从今成公民。

无奈地无东西，

剥削有理，

佃户自此变债鬼。

当时黑人领袖道格拉斯也指出：“自由的机器虽然给了黑人，发动机器的蒸汽却不给他们。军服给了，武器不给。他们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只是贱民。他们名义上算是自由了，实际上却没有摆脱奴隶的地位。旧统治阶级所握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并没有被剥夺，也就是说，保持了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实质。当然，主人不能出卖原来的奴隶了，但还保持了奴役别人的权力。”

话说这道格拉斯虽然在文字上还支持黑人的正义事业，但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他走的道路也愈来愈“合法化”了。

从布朗起义起，道格拉斯与杜布曼就表现两种不同的态度。杜布曼全心全意支持布朗的武装起义，并决心亲赴第一线发动黑人，仅仅因为突然发病，才没有成行。可那道格拉斯一股脑儿劝阻布朗，并坚决表示他本人决不愿去冒险。布朗失败后，杜布曼毫不畏惧地留在国内，但道格拉斯怕连累，拔腿就跑，一直从加拿大溜到英国。内战开始后，道格拉斯回到美国，追随林肯。林肯死后，又追随格兰特，为共和党效劳。作为奖赏，华盛顿政府派他当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后来，又派他任驻海地公使。他本人还重新娶妻，娶了一位白人女子为妻。

道格拉斯在年轻时代，曾经这样评价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7月4日对美国奴隶来讲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我回答说：这一天比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更充分地暴露出他所遭受的极端不公平和极度残酷的待遇。对他来说，你们的庆祝是一大侮辱，你们所吹嘘的自由是可耻的空话，你们的光荣伟大是一个胀大了的肥皂泡，你们的庆祝欢乐声是没有心肝的空叫，你们对专制君王的声讨是十足装门面的虚饰，你们的祷告、布道、圣诗、礼拜等等各色庄严的宗教彩排，对他来说，都不过是

南方棉花种植园里的黑人。独立战争后，黑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虚伪、欺诈、做作和伪善。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层面纱，企图掩盖各种罪恶，而这些罪恶甚至对一个野蛮的国家来讲也会感到难为情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所作所为比现在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毛骨悚然。”道格拉斯出任公使后，曾为7月4日设宴摆席，他在宴会上一反常态，大吹美国独立日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它不仅象征美国的自由，也为全世界立下了一个榜样。

道格拉斯自传的遭遇也富有戏剧意味。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即《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在国内再版三十多次，国外亦莫不有其译本，名声之远压倒了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但他的自传的续编却只印了一版，因为没有销路，出版商拒绝再版。

正是：

想当年，奴隶生涯，悲悲切切。

造反志坚，愿转乾坤换人间。

为橄文一集，三洋五洲俱传遍，谁不惊奇。

到如今，新妻再娶，甜甜蜜蜜。

现状便宜，仅需空炮装门面。

仗老本万贯，七官八爵收红利，我自暗喜。

再说那杜布曼女将却是另外一片风光。内战一开始她就亲临前线做救护工作。后来又深入敌后做发动黑人的工作，赴汤蹈火，活跃得像一个年轻姑娘。1863年6月，北军蒙哥马利上校用海军进攻敌人的后方，他特请杜布曼随军帮助作战。杜布曼在沿康巴赫河两岸发动黑人，把南军在河中所埋的地雷全部起了出来，使军舰得以顺利地长驱直入，

如入无人之境。同年7月，杜布曼又发动5000名黑人，配合正规军，一举而下南军要塞华格纳堡。自此，北军上自将领，下至士兵，莫不闻杜布曼威名，凡在路上碰到杜布曼时，上下都自动脱帽向她致敬。还有一次，她潜入敌后南卡罗来纳州秘密活动，结识一名黑人水手罗伯脱·史毛尔。在一个夜晚，他们俩人偷偷把一艘南方炮舰开走，直奔北军，胜利地达到了目的地。但杜布曼没有拍华盛顿政府的马屁，内战结束后，她就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市中当普通小百姓，靠种菜过日子。她省吃俭用，把种菜赚来的钱捐助给黑人福利机关。

按照当时的规定，有战功的人都可以领取国家的补助，但华盛顿政府偏偏忘记了这位女功臣。直到20世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才发现津贴名单中漏了杜布曼之名，于是才开始由国家发给补助，那时，杜布曼已经过了80岁了。

《纽约论坛报》记者曾经为这件事访问了杜布曼，在提问完了之后，杜布曼反问记者道：“你喜欢吃苹果吗？”记者说：“喜欢。”杜布曼说：“我在做姑娘的时候就爱吃苹果。可是我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念头，如果我能栽上苹果树，长了苹果让大家来吃，那不是更幸福吗？我希望我一生所做的没有违背我这个愿望。”

正是：

黑人有女志气宏，出生入死不居功。

谁笑夕阳少丽色，巾帼英雄不老松。

第 82 回

阿斯托定计招华工 华盛顿立法驱“黄祸”



林肯在被刺以前不久，曾给他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一封信，内称：“我知道最近的将来会降临一个危机，每念及此，我不禁为我们的国家战栗不已。由于战争的结果，大公司登上了宝座，上层人物腐化的时期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国家的财阀将煽动民间的偏见来竭力维持其统治，直至所有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使民主政治瓦解为止。对我们的国家，我现在比以往更焦虑，甚至比在战争期间还要焦虑。但愿上帝保佑，使我这种怀疑成为毫无根据的吧！”林肯的话不幸而言中。在林肯死后的一个时代，美国出现了一个繁荣而腐朽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主要是从铁路事业的大发展而发端的。

到19世纪60年代止，美国还没有贯通太平洋大西洋两岸的东西铁道，铁路网最西的终点是中西部的奥哈马。内战期间，建筑横贯铁路的要求已迫在眉睫，但哪里去找工人呢？

当时美国的第一号大财主华道夫·阿斯托就写信给他所豢养的几位议员说：“横贯铁路势在必行，奥马哈以西山脉纵横，地势险恶，一般白种工人谅不能经受此种艰苦。黑人久居南国，性不耐寒，亦不足以当此重任。忆先祖在日，每谈及华人，莫不眉飞色舞，夸其忠实可靠，刻苦耐劳，且富有独创精神，君等何不设一议案，广招华工？况今太平天国事败，清廷对天国士兵迫害未已，彼等正陷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苟诱以薄利，谅将欣然来美，此非两全其美之策乎？愿君等思之。”

华道夫既然在这里提到他祖父，就不免要稍费笔墨，补述一二。华道夫的祖父名雅各勃·阿斯托，原是一名德籍移民。他来美后在美加边境与印第安人做皮毛买卖。他用各种狡猾手段愚弄印第安人，骗取他们的皮毛，因而发了横财。印第安人需要枪支和酒，雅各勃就在纽约收购旧枪，每支2元，他以旧枪冒充新枪，每支换毛皮4件，合24元，每支获纯利22元。关于卖酒，更是丧尽阴德。他的原装威士忌加上4倍的清水，掺以辣椒水，按一般威士忌价格与印第安人交换皮毛。更恶劣的是，有时干脆在酒内混上蒙汗药，把印第安人灌迷过去，分文不付，劫走印第安人的皮毛。

雅各勃在来往途中，有一次他结识了一名华侨，名叫邝永发，两人谈得甚为投机。邝就向他建议，若能把他的皮毛运至广州，再由广州运回丝绸和茶叶，必可获利百倍。阿托斯认为此计甚妙，就租了一条海船，请邝永发押了一满舱的皮毛前往广州。阿斯托送走邝永发后回家对妻子说，他们的皮毛几乎全部运往中国了。他妻子听了大哭大嚷说：“你这狗婊子养的，怎么能做这蠢事，如果那姓邝的一去不回，我们家业岂不就此葬送了。”雅各勃安慰他妻子说：“你们妇道人家不知道外边世面，我们走江湖的流传一句俗话，叫做12个保罗也抵不上一个中国佬可靠。”邝永发果然如期而返，载回一满船丝绸和茶叶，雅各勃的家产就猛地涨了近百倍。接着，邝永发又建议道：“目前从欧洲来的移

民蜂拥而至，纽约地价势必飞涨，何不倾全部财产换成地产，必可一本万利，又可在家养老免除外出之苦。”雅各勃一听此话有理，说做就做，他在一周之内，就以突击方式把半个曼哈顿买了下来。当时纽约人口不到10万，到雅各勃逝世时，纽约人口已达100万，而地价则涨了近千倍，所以雅各勃不费吹灰之力，就凭空一跃而成为当时美国的第一号大富翁。

雅各勃虽然有钱，但吝啬得要命。他晚年卧病，躺在床上。有一次，大叫口渴，他孙子为了讨好他，就买了一杯橘子水。不料爷爷见了大为生气，责曰：“白水不用花钱，橘子水要花钱，我还没有断气，你就这样大手大脚，将来怎么得了。”最后病危之际，他的总管账入内探望。雅各勃一见他马上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问道：“第十五条街A楼107号的杰克逊太太已经欠房租两个月了，共16.5元，你收了没有？”管账说：“杰克逊太太家里死了人，一时拿不出来，她要求缓一下。”阿托斯说：“我知道杰克逊太太有支付能力，请你少来一点仁慈吧，你现在就去跟她要，态度要严厉，她一定能支付。”管账退了出来，告诉华道夫。华道夫说：“我爷爷是一分钱也不饶人的，少一分钱就死不瞑目，你从我这儿拿16.5元去吧，就是说向杰克逊太太要来的。”管账依照华道夫指示，把钱交给了雅各勃。老人接了钱，数了一遍，再数一遍，满意地咧嘴一笑，就此瞑目闭气了。

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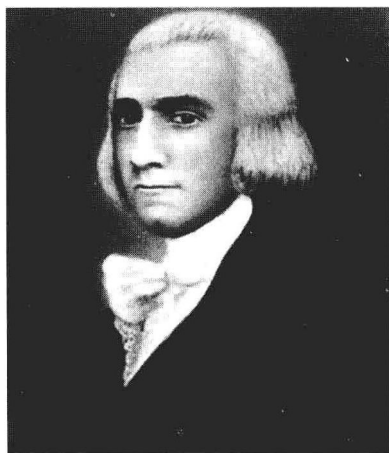
钱财要求万万千，痛惜橘汁一分钱。

跨进棺材犹伸手，财奴丑脸笔难宣。

雅各勃·阿斯托死后，孙子华道夫·阿托斯继承了祖父的产业。在他治理下，阿斯托家的产业又有了扩大，因为他向各个领域内进行了投资。所以阿斯托家长期保持美国第一号富翁的称号达半个世纪之久。当议会里的阿斯托代理人接到主子信后就马上行动，于是一场举世罕见的贩卖华工的丑剧就搬上了历史舞台。

一大批美国船只驶到了广州和上海。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被人贩子们用哄骗或强劫的办法送上海船，直驶圣弗朗西斯科。

从语法上讲，上海是一个专门名词。但在英文词汇中上海一词可以当动词用。譬如说，某某人被上海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某某人被蒙汗药酒灌昏迷后绑上海船劫走了。为什么这个字要这样用呢？原来这也算是美国人贩子们的一种发明。他们把上海动词化，从而使他们的绑架合法化。一次，有一位被骗农民在上海地方法庭控告一个美国贩子把他骗绑上船。贩子的律师就从容上法庭辩护说：“原告说被告骗了他，这是不确实的。被告和原告在初次见面时就讲得一清二楚，决无欺骗可言。原告当初曾询问被告要他干什么，被告再三明确地回答‘上海，上海’。根据美国人对上海一词的理解，他早已毫无掩盖地把真实意图告诉了原告，这是非常诚实的交易，并不是欺骗。”于



约翰·雅各勃·阿斯托，一位与中国做过茶叶、丝绸和鸦片生意的美国富豪。他的经历是美国移民成功的典型。阿斯托家族曾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1848年阿斯托去世时，他的家产达到2000万美元。



华道夫·阿斯托



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一群无名的华工：他们沉默、谦卑，似乎逆来顺受，却又坚忍不拔。据估计，1849—1882年，去美国的华工共约三十万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饱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和凌虐，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可以说，华工的历史是一部浸透了苦难和辛酸的历史。

是法庭宣布此案不能成立。

被骗上船的华工的处境怎么样呢？一位侥幸生还的华工追忆道：

东方既白，美国人勃来格带了一个总工头，四个大工头，揭开舱板。那些华工饥肠辘辘、睡眼惺忪，人人惊醒。洋人们从小房内搬出无数铁镣，只见两人锁一双，顷刻间完全锁住，不得动弹。

船开以后，一路上有晴天也有风浪之日。华工们躺在舱下，暗无天日，吃的是烂洋米和臭咸肉，天天如此，餐餐如此。头二三天还凑合着，日子久了，哪个还受得了。特别是风浪之日，那些不习风浪的人，早已呕吐大作，满舱腥臭。更兼尿臭粪臭，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间活地狱。

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只见洋人不叫水手却令一名小工下舱来，从华工脚上卸下铁链，喊他们起来。那些人骤然觉得脚下轻松了许多，只是站不起来。洋人们等得不耐烦，呼呼地把鞭子抽得怪响。华工们好不容易忍着痛，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凑合着站了起来。洋人们喝声走，又见没有人动腿，洋人就叫水手们上来，连拖带赶，把华工一个个拉到梯子边。

最后一批人只是不见动静，水手们看了这情景有些纳闷，但闻一股恶臭，从下面冲出来，就向洋人汇报。洋人叫水手下去拖，不拖犹可，一拖时真叫铁石心肠的人也要流泪。原来下面七八十个人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服皮肉，只见血堆里混着一套套脚镣，洋人俯身一看，才知道是断了气的。立刻下令叫水手拿来八九个大竹篓，用铁锹把腐尸铲入篓内，抛入大海喂鱼去了。其中也有几个没

有完全断气的，也当做已死看待，享受同样待遇。

上得岸来，华工们全被命令赤身露体，所有衣服俱送硫磺锅蒸之。另有洋人用药水像浇菜似地喷射裸体之华工，谓之防疫。然后引入一处房屋，把华工用大麻袋一个一个分别装了进去，于是便有人前来讲价钱购买，逐个过磅。亦有买主用脚乱踢麻袋以检验袋内之货色是否还活着。

可怜这一批华工，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就像牛马一样被鞭子驱入高山做苦役去了。

再说美国当时既没有横贯铁路，因此筑铁路的器材都是从纽约装上轮船，绕道南美洲的合恩角由海上运输至圣弗朗西斯科。而圣弗朗西斯科本身就是山地，整个铁路要穿过洛基山脉，工程艰苦但又要抢，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华工的劳动强度。因此，筑路华工每日就工作14小时。

此辈华工虽然被白人视为无文化之野蛮人，但根据卑贱者最聪明的原则，他们屡次出点子，解决白人知识分子工程师所设想不到的高山运输问题。有一年冬天，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23度，工程因运输困难而陷入停顿。工程师们连续商讨，也没有善策。这时，有一位华工出来讲了一个故事，顷刻把死棋救了过来，成了全盘皆活。他说：“昔日我国北京城内铸得一巨钟，重几千斤，欲置于郊外宗庙中，但无运输工具能运此庞然大物者。直到冬天，始有工人建议从城内至宗庙路上铺一浅沟，灌以水，因天气严寒，滴水成冰，浅沟之水马上成了一冰道，乃置钟于冰上，轻易拉至目的地。”工程师们大喜，乃请华工设计，赶制了一长达37英里之雪棚，不但恢复了运输而且还加快了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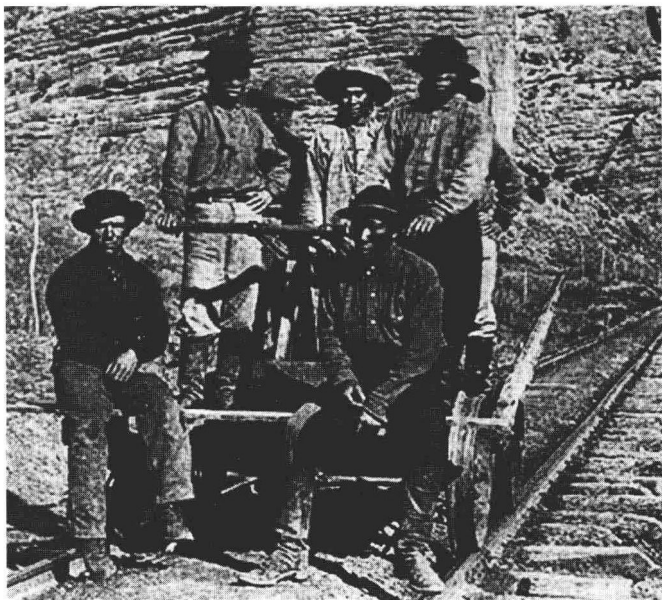
就这样，在内战后的10年中，运往美国的华工有近10万人。他们帮助建成了美国第一条横贯铁路，即联邦中央太平洋铁路。随后又帮助建成了另外两条横贯铁路，即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

华人在从中国运往美国途中，本来就在船内死了近1/10。在铁路施工过程中，因疾病、事故、疲劳致死者，又有近一半。幸而能熬过难关，积下一点钱财的人，则又遭到白人的公开抢劫，最后还是落得不名分文。

原来中国人在美国做工的，莫不克勤克俭。做小买卖的，也莫不买卖公平，信用卓著。按一般常理讲，他们应当有权过太平的日子。但美国的社会是一个“丛林法则”社会，中国工人在那里无钱又无势，因此，不管你怎么个人奋斗，也是要被压迫的。

当三大横贯铁路完成后，对华工的需要大为减少，于是美国政府就策动了一个惨无人道

犹他州沙漠中，施工的铁路华工与白人工头。



的排华运动，并美其名曰消除“黄祸”。华盛顿政府的手段是多端的，其一曰强迫驱逐出境，在北方的被驱至加拿大，在南方的被驱至墨西哥。有一位亲历其境的华侨写道：“本年11月2日，洋人数十，手持火枪，勒令华侨离埠，限期两日。11月3日，来了火车，扬言不要车票，送至西岸。车至美加边境，忽停车迫令华人下车，驱华人人加拿大。值大雨，华人衣衫尽湿，有抗命者，洋人以火枪击之，惨不忍睹。”

其二曰找借口破坏华人做生意，使其无以为生。有一位华侨商人描写道：“唐人街华人因病死了人。其他洋人也有死人的，本来世界上人类日日有生的，天天有死的，没有什么稀奇。偏生这个时候美国一般生意人眼看自己的生意一日一日衰败下去，而唐人街中国商人的生意却一日一日兴盛起来，早就准备破坏华商的业务。于是他们急不可待，把死人作为借口，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封住唐人街街口，外头不许进去，里头不许出来，名曰防疫，这样关闭了一个多月。试想，商人一个多月不做生意，哪有不垮的。”

其三曰绝其子断其孙。美国在华所招华工，十之八九是小伙子。他们只会说中国话，不会说外国话。他们的思想感情也都是中国的。因此，他们要成亲也只能找中国女子结婚。美国政府看准了这一点，故意不让中国女子入境。这样，成千上万的华工就被迫过一辈子的单身汉生活，若要娶亲，只有回国；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

其四曰制订法律公开排华。美国当年敢于以那些手段对待华工，盖因在美国统治者眼内，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人比黑奴还不如。是以任凭他们如何虐华排华，都不会有人出头说话。这就牵涉当时谁统治中国的问题。原来19世纪那个清朝政府，曾公然扬言“大清天下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它把外国人当做亲爸，把中国人当做眼中钉。它兴师动众，围剿太平天国，逼得那些爱国的中国人无路可走，只得流亡国外。那清朝政府对这些华工惟求其死，不求其活，哪里还谈得上保护华侨的利益，向美国政府表示抗议？所以美国排华，中国的卖国政府也要担当责任。

如其不信，试看20世纪90年代的天下。今天的美国统治者是否比100年以前的统治者心肠好些，人头高些呢？不！今天中国人的黄皮肤是不是变了颜色呢？这个答案也应当是一个“不”！既然今天美国人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两样，而中国人今天的皮肤又依然与一个世纪以前一般，那为什么今天美国不再搞排华虐华，反而要同中国搞关系正常化了呢？曰：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政府不同了：爱国的政府代替了卖国的政府；欣欣向荣的国家代替了腐朽没落的国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是：

事物发展求内因，卖国罪名在朽清。

且看风展红旗日，对待华人态度新。



旧金山光棍四结义 华盛顿美女两争风

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在英文中叫做圣弗朗西斯科；华侨们给了它一个音译，叫做三藩市。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可淘沙而获之，因此华侨们又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叫做金山。那金山两字本来未冠以“旧”字，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非洲也发现了一个黄金海岸，这样，美国的金山就显见年纪大了些，所以改称为旧金山。19世纪60年代，由于要筑横贯铁路，旧金山发展成了一个新兴的城市，市面热闹非凡。

有一天，时间进入深夜，旧金山的夜市已经寂静下来。金门咖啡馆的顾客已快走光了，只是在东北角的一个桌子边，还有三个小伙子赌兴正浓，舍不得离开。只见坐在南边的一个名叫柯利斯·亨廷顿的，不仅把手上的全部钞票往桌上一丢，而且还把手表饰物等全拿了出来，问道：“你们敢不敢跟？”那第二个名叫查利·克劳克的见状，毫不迟疑，照样把全部钱财押上。那第三个叫马克·霍布金，大笑曰：“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一边也准备把袋内财物往桌上押去。但他还没有从袋内将手掏出来，却被一只大手把他的胳膊握住了。只听得有人说道：“好了，好了，你们别押了，今天这场牌不算了。”

众人回头一看，打断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咖啡馆老板雷兰·史丹福先生。这三人手上都是好牌，人人自以为必胜，今见史丹福前来干扰，怎能罢休，便要向他兴师问罪。

那史丹福早有准备，不待众人开口，便抢先说道：“我已经看了你们三个的牌了，一个是同花，二个是顺子，一个是福尔豪伍斯。但你们即使赢得这一局，桌上能有多少钱？我现在倒有一笔大赌，比这要大一千倍一万倍，只是苦于没有帮手，今看你们三位年轻力壮，更加上福星高照，所以决心找你们合伙，不知三位意下如何？”三人听了大喜，忙问：“是什么样的赌？”史丹福抽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不急不忙地说：“华盛顿国会现在正在酝酿通过一个法案，凡有人欲在西部地区兴建铁路者，将给予免费的土地，并且还要给以筑路补助费。平地每铺一英里助 1.6 万元，丘陵每铺一英里助 3.2 万元，山岳每铺一英里助 4.8 万元。我们若能组织一个筑路公司，岂不甚善？”三人说：“妙是妙，但钱从何来？”史丹福说：“正是我们没有钱，所以要干无本的买卖，下超级的大赌。”三人说：“这样的赌我们可没有见过，请教该怎么个赌法？”史丹福说：“容易，容易。我们要筹建一个公司。股本暂拟 850 万美元，你们三位每人认购 200 万美元，我认购 250 万美元。”三人听了这个数字，瞠目不知所对，还以为史丹福拿他们三人开玩笑。史丹福看出他们的猜疑，马上接着说：“我们先宣布成立公司并向政府注册。然后派一人常驻华盛顿，去国会活动，让国会把这一段的筑路权交给本公司。另外派一人到未来铁路所经过的地带去进行活动，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铁路的好处，并对